

姜宇辉：在践行中找到人生的意义

当一位理论家打游戏、听音乐时，他会想些什么？

在哲学教授姜宇辉看来，游戏提供了一个更为丰富而多样的展现自我、实现自我、彼此沟通和互动的媒介，在传统公共空间衰落的当下，游戏进而成为一种新的公共空间；而音乐，在人们日益孤独的今天，能够在建构、重建人们的心灵纽带之中产生更为积极而健康的作用。

从电影、游戏到音乐，近年来，姜宇辉的研究兴趣越来越转向与个人经验直接相联系的问题。实际上，姜宇辉最初的哲学研究并非如此接地气，用他自己的话说，是从书本到书本，是非常书斋、理论的。直到他认识了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吴冠军和南京大学教授蓝江，“他们能够把深奥的文本变得有趣易读，让学生或观众喜欢，这就是一种作用。写篇论文可能只有20个人阅读，举行一个讲座现场可能有200个人来听，再放到视频网站上就有20000个人观看，影响慢慢就推广出去了”。

所以这两年，姜宇辉也入驻了一些媒体平台，开设了一些哲学普及栏目，他愈发感受到“做哲学”完全可以有另一种不一样的方式，“除了闷在房间里写作之外，哲学可以是对话、体验，甚至是行动，改变人与人之间的沟通，这种转变直接影响了我的研究方式和写作的方式”。

开设普及栏目“姜人生哲学到底”之后，姜宇辉无论走到哪座城市，都会遇到这个课程的知音，这让他感到无比快乐和欣慰，但姜宇辉同时也希望人们能够将哲学真正融入日常生活，而非将哲学当成一味人生的解药，“重要的是，认识到自己才是生命的主人，不要把道理当成解药、当成现成的东西。买了哲学课程、听了十分钟的课，就想‘药到病除’，这是错误的。人生是每个人独自要去面对的、从生到死的过程，是人与自身的战斗，是人自身的一种践行。道理只是辅助，所有的哲学最终都会告诉你，承担自己的责任，不要把人生的责任推给别人、推给道理、推给现成的经验或故事”。

现代快报/现代+记者 张垚仉

大读家

与他们的思想现场
读书人、写作者



受访者供图

从“声音”出发，思考身边的世界

读品：让我们从您的新作《黑噪音、白噪音与幽灵之声》谈起，这是一本思考声音哲学的专著。每个人每天都生活在无数声音之中，但很少有人意识到声音之于我们的意义。您最初为什么开始研究声音？

姜宇辉：声音哲学的研究，一方面来源于个人兴趣。《黑噪音、白噪音与幽灵之声》中的文章，大部分来源于我个人对声音的体验：朗读诗歌、打电子游戏、看电影、听音乐，都是我生活中最私人、最内在的东西。另一方面，我想通过声音来创造一种新的哲学思考范式或方向。在日常生活经验中，视觉是占据感官的主导地位的，所以很少有人注意到声音或听觉对我们的意义。从历史传统而言，如同德里达所说，西方是视觉中心主义的传统，这种传统还是不可撼动的。我希望用声音这个维度改变哲学，改变传统哲学概念化的视觉中心的思维方式，赋予哲学动态，让哲学流动起来，贯穿人与人之间灵魂。它可能是一种氛围环境，而不仅仅是一种抽象的概念化的思辨。

读品：如何理解“声音是存在的家园”？

姜宇辉：“声音是存在的家园”，改编自海德格尔的“语言是存在的家园”。我认为声音比语言更加重要，语言与声音紧密结合在一起，两者之间又有对立，甚至是对峙。语言更倾向于meaning，即意义，具有抽象性或符号性。声音是一个物质性的本体，声音能够表达意义，声音也是肉体的。庄子提到过“三籁”：天籁、地籁、人籁，声音不仅关系着人的，也关系着世界和大地，是风浪、是水、是气。我个人认为海德格尔说“语言是存在的家园”，多少有一点以人的生存为中心。当我说

“声音是存在的家园”时，我想表达一种更大的境界，强调通过声音，找到一种关于宇宙论或存在论的思考。当然这也是与德勒兹著名的命题“声音是宇宙之力”结合在一起的，我想把声音重新放回宇宙之中，让人在宇宙之中找到一个更大的家园。

读品：现代人的日常生活中充斥着各种不同的声音，如何理解这个时代每个人所面临的声音景观？

姜宇辉：首先区分景观与风景这两个概念。风景(Landscape)是与自然场所和空间联系在一起的，与人的肉身、经历、记忆发生关系。美国著名人文地理学家段义孚提出一个概念“恋地”(Topophilia)，风景强调的是人与一个地方之间的归属感和情感。“景观”(Spectacle)来源于居伊·德波的《景观社会》，社会确实越来越变成一个景观，变成数字图像，变成各种各样虚拟的空间，甚至变成被算法操控的符号代码。

AI可以是“母体”，重新孕育各种可能性

读品：您去年有关ChatGPT的一个论述很有意思：“ChatGPT可以激发人类去想问题、提出问题的能力。当我们还能够发问，以不同的方式，开放的方式发问的时候，就证明我们的思考还是有力量的，还是有生命的。”不过，当人类习惯了在ChatGPT的辅助之下的思考，如何保障人类思考的独立性和原创性？

姜宇辉：从ChatGPT到Sora，这种提问或对话的方式将持续地发生在人与AI之间。当这种对话不断发生，就会对人本身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。一方面，这是哲学的传统，哲学就是好奇、就是提问，人与人之间通过提问，才能建立共识，通过共识才能到达彼此间的相互促进、相互理解。从这个角度来说，ChatGPT是一个良性的健康的媒介。但如果人类觉得AI具有原创性，自己就躺平了，这种心态是有问题的。当人们将原创的责任或自由推给AI时，错误在于人类：我们发明了很好的工具，却没有有效地利用它。

AI进化的速度可能远超人类的想象，强大到人类不再具备与之进行势均力敌的对话的程度。但我们现在还站在这里，至少目前我们与AI之间仍是良性竞争的机制。人类不能坐以待毙，我期待人类通过自身的行动，保持自由、独立与原创性，通过与AI之间不断地对话，形成合作共生的关系，把对未来的掌控把握在人类自己手中，努力走向一个更加美好的未来。其实我是一个对技术发展比较悲观的人，但我希望人类的未来是美好的。

读品：您多次表达过对人的主体性在数据面前日渐消亡的担忧。我们应如何面对AI的生命强力？

姜宇辉：从强度机器的角度，AI依旧与资本主义各种各样的装置，尤其是与欲望机器结合在一起的，还是会实现对人的异化和剥削，大数据也是一种机器，甚至是一种更强力的剥削和异化的机器。但我想引入女性主义哲学家经常谈的一个概念——“母性”。人们害怕AI，多多少少将“雄性中心”的形象投射在AI上，认为AI是敌人、是洪水、是猛兽。AI为什么一定是这样一种霸权形象？AI为什么不能像一位母亲一样？她可以包容自己的孩子，孕育各种各样的可能性。未来，我会继续研究AI如何成为一种“母性孕育”机制。AI可以是人类重新出生的起点，这可能是痛苦的，每个孩子从母亲的身体里面钻出来时都

在大哭，但这种痛苦可能会带来一个全新的起点。基于此，今年我开始稍微对AI有一些比较乐观的想法，不再单纯是消极和悲观的。

走向“主动的孤独”，寻找自己的使命、意义和命运

读品：您曾谈及自己以前是个孤独的人，也多次讨论“孤独”这个话题。请谈谈您是如何面对孤独的，很多年轻人正被孤独困扰。

姜宇辉：从概念的角度，孤独可以分为“被动的孤独”和“主动的孤独”。所有的孤独，大多一开始都是被动的，没有人愿意形单影只地在社会上生活，而是因为各种各样的事情被世界排斥。被动的孤独，乍看是消极的，换个角度，它可能是一个全新的起点。在海德格尔看来，当你与“常人”混在一起，就是一种沉沦，每个人都是一样的，没有个性被凸显，没有偶发的、独创的、新鲜的东西。当你被世界推出来，反而是件好事，你不再是沉沦于世界中的一分子，你开始是你自己，有了一个契机开始思考自己的生命和意义。被动的孤独慢慢转向主动的孤独。“主动的孤独”有个很好的例子是卢梭。卢梭的前半生被鲜花和掌声簇拥，到了后半生，卢梭在《一个孤独漫步者的遐想》中自白，他不想再跟世界玩了，“我生来就不是为了社会的”，所以他主动脱离社会，重新思考自我、他人、社会。

人们都是在某个契机的作用下，从被动孤独走向主动孤独，找到自己的本性或本真性，找到自己与他人的不同之处，意识到作为一个个体的使命、意义和命运。我说的是一个道理，也是真实的人生体会。我小时候是一个孤独的人，当时的孤独是被动的，我像困兽一样寻找各种方式抵抗，听了很多摇滚乐、看了很多电影，这都是一种抵抗的方式。我想证明自己与这个世界的不同，但又没有能力证明。后来，我找到了哲学，通过哲学洞察世界的道理，找到我与他人不一样的地方，找到我能与他人真正进行沟通的地方。

读品：近年来，网络上开设了很多面向普通人的哲学课程，有越来越多的人希望通过哲学寻找人生的答案或道路。同时，人们也在感慨“懂了很多道理，却依旧过不好这一生”，您如何看待这种有些矛盾的现象？如何真正让“哲学成为一种生活方式”？

姜宇辉：“懂了很多道理”，有些夸大其词了，一个人不可能懂很多道理，吃透一个道理已经不容易。还有一点，“懂得”是不够的，还要去践行，将思考与日常生活相结合。很多人将听哲学节目当成枕边陪伴或日常娱乐，并没有真正把哲学道路融汇进生活中。有多少人在根据他们认同的哲学道理生活？尼采倡导勇敢地生活，追求生命的创造性，又有多少人敢说自己读了尼采之后，就勇敢地追求生命的创造性？凤毛麟角、少之又少。绝大多数人还是根据常识和经验生活。重要的是，认识到自己才是生命的主人，不要把道理当成解药、当成现成的东西。买了哲学课程、听了十分钟的课，就想“药到病除”，这是错误的。人生是每个人独自要去面对的、从生到死的过程，是人与自身的战斗，是人自身的一种践行。道理只是辅助，所有的哲学最终都会告诉你，承担自己的责任，不要把人生的责任推给别人、推给道理、推给现成的经验或故事。哲学真正的意义还是苏格拉底的一句话——“认识你自己”，真正发现自己是谁、想要什么。

